

日本所藏



稀見中國戲曲文獻叢刊

第一輯

第十四冊

黃仕忠 [日] 金文京 [日] 喬秀岩 編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日本所藏稀見中國戲曲文獻叢刊

第一輯

第十四冊

黃仕忠 [日]金文京 [日]喬秀岩 編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桂林



重校琵琶記

附重校北西廂記

[元]高明

王實甫撰

《西廂記》《琵琶記》合刊本

《西廂記》與《琵琶記》為元代南戲北劇之代表，在明代刻印最廣。許多書坊曾同時刊刻過兩劇。如起鳳館在萬曆三十八年（一六一〇）刊有《元本出相北西廂記二卷》與《元本出相南琵琶記二卷》；虎林容與堂萬曆三十八年（一六一〇）刊有《李卓吾先生批評北西廂記二卷》與《李卓吾先生批評琵琶記二卷》；王驥德萬曆四十二年（一六一四）刊有《新校註古本西廂記五卷》，亦有《琵琶記》校本，今佚；尊生館萬曆間刊有《琵琶記》，今存中國國家圖書館，又刊有《西廂記》，正文不存，其附錄尚存于東洋文化研究所之雙紅堂文庫；師儉堂蕭騰鴻刊有《鼎鑄陳眉公先生批評西廂記二卷》與《鼎鑄陳眉公先生批評琵琶記二卷》；凌濛初刊有號稱源自周憲王的朱墨印本《西廂記》與號稱源自臞仙（寧獻王）的《琵琶記》；諸臣氏託名孫月峰批評刊有《硃訂西廂記》和《硃訂琵琶記》；固陵孔氏彙錦堂崇禎間刊有《三先生合評元本北西廂五卷》，又有《三先生合評元本琵琶記二卷》；古吳陳長卿崇禎間刊有《新刻魏仲雪先生批點西廂記二卷》與《新刻魏仲雪先生批點琵琶記二卷》；常熟毛晉汲古閣既刊有《繡刻北西廂記定本二卷》，又刊有《繡刻琵琶記定本》；明末有《湯海若先生批評西廂記》，也有《湯海若先生批評琵琶記》；汪廷訥之環翠堂既刊有《袁了凡先生釋義西廂記》，又刊有《袁了凡先生批評琵琶記》，凡此等等，可見二劇之受歡迎。兩者實為各書坊刻印戲曲之首選。

而明確將二劇聯帙出版者，據筆者所知，今尚存有繼志齋萬曆二十六年（一五九八）刻《重校北西廂

記五卷》及《重校琵琶記》四卷；徐奮鵬天啓初刊其改本《西廂定本》與《伯喈定本》兩種，合稱《詞壇清玩》。

繼志齋刊本二劇全帙，今僅見內閣文庫有藏。索書號：楓4-2。爲楓山文庫舊藏。含《重校琵琶記》四卷四十二齣、《重校北西廂記》五卷二十齣、《重校蒲東珠玉詩》一卷合六卷、《重校西廂記考證》一卷附一卷，凡四冊，版高寬280毫米×174毫米，框郭連眉欄222毫米×144毫米。半葉十行二十字，白文小字雙行，眉欄鐫評註，有插圖。係明萬曆二十六年（一五九八）秣陵陳氏繼志齋據萬曆十年龍洞山農刊本校正覆刊本。此版本中之《重校琵琶記》，中國國家圖書館亦有藏。而《重校北西廂記》則僅存于內閣文庫。

此本前二冊爲《琵琶記》，首爲《刻重校琵琶記序》，嘉靖戊午玉峰河間長君撰，萬曆戊戌大來甫重錄，此序亦見於金陵富春堂刊本《校梓注釋圈證蔡伯皆大全》；《重校琵琶記凡例》數條，種德堂本《重訂元本評林點板琵琶記》及萬曆二十五（一五九七）年玩虎軒刊本互見。或各本均襲自長君序刊本。

後二冊爲《西廂記》，首爲《刻重校北西廂序》，署：「萬曆壬午（一五八二）夏龍洞山農撰 謝山樵隱重書於戊戌之夏日」。龍洞山農此序對於研究《西廂記》流播史及晚明戲曲及文學批評極爲重要。

序文說：

詞曲盛於金元，而北之《西廂》、南之《琵琶》，尤擅場絕代。第二書行於眾庶，所謂童兒牧豎莫不眩耀，而妄庸者率恣意點竄，半失其舊，識者恨之。頃《琵琶記》刻於河間長君，其人學既該涉，復閑宮徵，故所讎校，號爲精愜。蓋詞林之一快矣。北詞轉相摹梓，躊躇尤繁，唯顧玄緯、徐士範、金在衡三刻，庶幾善本，而詞句增損，互有得失。余園廬多暇，粗爲點定，其援據稍僻者，略加詮釋，

題於卷額，合《琵琶記》刻之。風雨之辰，花月之夕，把卷自吟，亦可送日月而破窮愁。知者當勿謂我尚有童心也。萬曆壬午夏龍洞山農撰。

據此序，繼志齋刻本為龍洞山農萬曆十年刊本之翻刻本。李卓吾的《童心說》，實因龍洞山農此序而引發。李贊《焚書》卷三說：『龍洞山農《敘西廂》末語云：「知者勿謂我尚有童心可也。」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為不可，是以真心為不可也。……』郭紹虞主編《中國歷代文論選》（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〇）第三冊選李贊此文，於龍洞山農下注釋說：『當是李贊別號』，大誤。

龍洞山農為焦竑之號。焦竑（一五四一—一六二〇），字弱侯，號澹園。明應天府江寧人。萬曆十七年（一五八九）殿試第一，授翰林編修。二十二年（一五九四），受命撰修國史。侍講東宮，二十五年（一五九七）主順天鄉試，遭誣劾貶福寧州同知。未幾棄官歸，講學東南，主良知之學，為時所重。焦竑為明隆萬間江南理學名家，又以藏書著稱。戲曲小說的收藏也十分豐富，同時還直接參與戲曲的校刻與批點，如此本《西廂記》即係其『粗為點定，其援據稍僻者，略加詮釋』。他在萬曆三十一年授意門生孫學禮刻《四太史雜劇》，並為之作序；萬曆三十二年為陳所聞編元明散曲集《北宮詞紀》作序；汪廷訥改七齣雜劇為三十齣之傳奇《獅吼記》，亦出於他的建議。由此可知這位理學大師對於戲曲這一不登大雅之堂的樣式的別樣關心。他曾將《水滸傳》和自己編刻的《西廂記》、《琵琶記》合刊本寄與李贊，李贊復信謂：『寄我三書俱到。……《水滸傳》批點得甚快活人，《西廂》、《琵琶》塗抹改竄得更妙。』（《續焚書》卷一《與焦弱侯》）李贊的《童心說》即因弱侯所撰《西廂記》序而發，更值得注意的是，李贊批評戲曲，實係焦氏所撰《西廂記》詮釋評註而引發。

此外，李贊所見為焦竑自刻的《西廂記》與《琵琶記》，其所評者也即是焦竑刻本。焦竑原刻本今佚，若繼志齋本確據焦氏刻本翻刻，則李贊所評《西廂記》、《琵琶記》二種，在版本方面，必然與繼志齋本基本保持一致，與繼志齋本相左而題李卓吾評本者，即可以判定屬偽託。故繼志齋刊本可為判定今傳題李贊所評二劇之明刻本之真偽提供重要線索。

收藏此版本之楓山文庫，亦名紅葉山文庫。在日本江戶時代設立幕府的第一代將軍德川家康，致力於金澤文庫散出圖書的搜集，並於江戶城（現在的皇宮）之南建造了「富士見亭文庫」收藏之。一六三三年設置「書物奉行」一職管理圖書。嗣於一六三九年將圖書遷移到江戶城內的紅葉山新建的文庫，故將之命名為紅葉山御文庫，亦稱楓山文庫、楓山秘府等。經過數代的努力，文庫藏書質量大為提高。特別是在德川吉宗積極獎勵學問的享保年間（一七一六—一七三五）及近藤重藏出任書物奉行的文化文政年間（一八〇四—一八二九），文庫更是取得了驚人的發展。幕府末年已達十萬冊，其中七萬三千餘冊為中國書籍。將軍家有許多來自諸大名等奉獻的貴重書，當時獻上國內新刊的書被視為一種義務。受長崎奉行之命，長崎商舶載來的中國書被優先收入紅葉山文庫，其收書記錄大多至今保存完好。這些舶來的中國書中，不僅有新刊書，还有一些是古書，其中有部分為該文庫直接向中國船主訂購者。此外，殘缺之書多據最佳資料鈔寫補全，重複之書則是將善本留下，其餘作適當處理。紅葉山文庫雖然是日本最初的具有國家圖書館規模的圖書館，但文庫本為將軍專用而設，與幕府無關者無權問津。因管理周到嚴密，該文庫所藏多為沒有眉批夾注的乾淨本子。文庫所藏戲曲，為晚明及清初從中國輸入者，今存者多為中國本土已佚的孤本或稀見之本。又因幕府將軍對插圖的喜愛，所藏戲曲多為繪刻精美之插圖本，其中尤以徽刻精品居多。紅葉山文庫在日本明治初年歷經太學、太史局等機構管轄，明治六年由太政大臣接管，十七年（一八八四）定名

爲『太政官文庫』，並彙集各官廳之舊藏，遂成日本政府之中央圖書館。翌年（一八八五）廢太政官而創內閣制度，文庫也改名爲『內閣文庫』。二戰後，內閣文庫曾作爲『國立國會圖書館』的一個支部運營。一九七一年並入新設立的『國立公文書館』，至二〇〇二年，一直保留『內閣文庫長』一職，故世人習慣以內閣文庫名之。今爲便於說明，仍稱作『內閣文庫』，而不稱『國立公文書館』。

刻重校琵琶記序

古宮中之樂有俳優之戲而所奏之樂則有詩焉故樂辭謂之詩聲謂之歌詩則編之樂府詩必合樂而非專歌也若夫秦青之餞薛譚悲歌拊節而響遏行雲車子之合溫胡引笳迭和而哀感頑豔是

則以聲歌專稱矣爰迨宋元以來
尤尚聲歌更為戲曲時亦比之樂
府然皆濫自此極矣世代悠邈渺
睹傳載而陶宗儀言金時有董生
西廂記最為絕唱然皆北音可以
比之絲管而不可以南音歌之獨
高則誠所著此記雖云專用南音

而移之北音亦罕稱乖謫且其為曲流丽清圆丰藻絲密探采雋語填綴新腔觸事附情因緣轉化儼偶則以反正為工聲律則以飛沉致巧事盡而思無乏趣言淺而情彌次骨回環靡曼通變無方信樂府之新聲詞林之逸秀也是以欣感異

感靡不激於天真愚智同情咸用希
其苦節比好事者競相私鑿職務新
異各以隙照妄為臆說其於字之陰陽
聲之清而亮者為陰以其宜於女也濁而宏者
為陽以其宜於男也如東江二字一韻東屬陰
紅屬陽恐怕二字一義
恐屬陽怕屬陰之類
韻之高下如一折中
有韵脚用
平上去字不一取
諧聲不取叶韻者音之長短有字多聲少
者疎漏抵牾莫可勝原而優人傳羽目

口相師祖聲訛羲舛固解研求宮商
庚均首尾判體殊未之思也余鉛
槧之暇頗涉獵斯記限以狹見未遑
寓管往歲嘗於南都偶得國初寫本
及續得諸家鋟本凡四十餘種寫本京
本吳本徽本浙本閩本同異既多妍媸漫廣隨就尋源
討流參覈證引旁搜博覽羲在甄明因

而銓品釋音依條辨折諧音今調統之九宮庶與音義相宣情文增煥第其才瀾浩漫有非淺學所該既慚休奕之創定仍劣延季之增損尚俟洽識儻垂削稿云爾

嘉靖戊午玉峰河間長君撰

萬曆戊戌大來甫重錄



重校琵琶記凡例

一校定以元本為主今諸家本多有刪改而音義仍未相
諧及有謬缺者一據元本補訂之

一元本與諸家本字句不同者大體雖從元本而元本間
有未穩者亦參諸家本校定之不敢泥也

一此記中多采取常語捏合入腔故間出緊捨帶疊字其
究轉微妙非諸家所能擬而抑揚閃賺歌者難之今於
此等皆居中細書稍加殊別庶臨詞者易為調停耳其
有應按腔板者則仍大書不敢混也

一標題中有所謂枝者指一韻而言如於全樹中掇取一

大枝也所謂折者指一曲而言如於大枝中又摘取一小枝也皆元本面目字

一考定元本與諸家本字句雖自期於精覈乃止仍慮或有未當者隨注其額以俟博識詳擇

一點板黜浙從呢審經名校

凡例

畢

重校琵琶記始末總評

危言云高則成琵琶記欲以譏當時一士大夫而託名伯
喈不知其說偶閱說郛所載唐人小說牛相國僧孺之子
繁與同學蔡生邂逅文字交尋同舉進士才蔡生欲以女
弟適之蔡已有妻趙矣力辭不得後牛氏與趙處能卑順
自將蔡仕至節度副使其姓事相同一至於此則成何不
直舉其人而顧誣譖賢者至此耶

謂則成元本止書館相逢又謂賞月掃松二闋為朱教諭
所補亦好奇之談非實錄也

則成所以冠絕諸家者不唯其琢句之工使事之美而已